

竇建德与刘黑闥

高 昭 一編寫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竇建德与刘黑闥

高 昭 一編寫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 • 濟南

基藏

霍建德与刘黑闥

高 昭 一 編 寫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山东分店發行

*

書号: 1451

开本787×1092 1/32·印張 7/8·字数: 15千

1956年5月第1版 1956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18,000

統一書号: T 11099·17

定 价: (5)0.08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介紹了發生在山东的農民起义領袖竇建德和刘黑闥領導農民起义的故事。

竇建德和刘黑闥起义，發生在隋末唐初。作者在書中，对当时國內局势，起义的經過和失敗，以及起义对歷史發展的作用，都作了簡要的說明和分析。这对于我們了解中國農民起义运动有不少帮助。可供知識青年、小学教师閱讀参考。

在今山东恩縣和平原交界的地方，古时候有个水泊，叫做高鷄泊。現在这个水泊，也像鄆城和东平交界处的梁山泊一样，早已成为平地了。但在隋、唐时候，高鷄泊却是一个廣闊二、三百里的大湖，里面港汊复雜，蘆葦叢生，許多被当时統治者迫害的人都來这里隱蔽。这个水泊屬漳南縣，縣治是隋朝新設置的，就在現在恩縣西北五十里，由于当时利用漳水水道，鑿修了永济渠（隋朝北方的运河），渠水从縣北流过，所以叫做漳南。

竇建德和刘黑闥都是隋朝时候漳南縣的農民。他們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國歷史上經過南北朝的分裂和混乱以后，又一次統一起来的时候。在南北朝的混乱时期，漢族人民和各种胡族的人民（鮮卑族是最主要的），通过了战争和平时期的相互接触，已經初步地融合了。漢族人民，已經較長期地生活在封建社会里，以農業生產为自己的主要劳动方式。胡族人民，由于不久前他們还是过着一种前封建的、游牧的生活，在战斗和掠夺歷程中，也積累了丰富的軍事經驗。現在彼此融合起來，他們既善于經營農業操作，又保留着善騎射的驍悍傳統。

竇建德和刘黑闥正是这样的一种農民。（正如文学藝術中的人物花木蘭，也是这样一种人家的女兒一样。）由他們來担任農民起义的領袖，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

竇建德的起义，是反隋起义。隋朝是我國歷史上建立于第六世紀末和第七世紀初的一个全國統一的朝代，它只統治了三十七个年头，就在農民大起义的烽火里垮掉了。繼之而起的，是歷史上著名的唐帝國。竇建德和他的后繼者刘黑闥的起义，跟李密領導下的瓦崗起义配合在一起，構成爲緊密联系着隋亡唐兴的一件大事。因此对竇建德和刘黑闥的起义事業來叙述一下，是有必要的。

隋文帝楊堅篡了北周，滅了南陳，統一了全國，年号叫做开皇。在开皇年間，我國社会生產的各个方面，都有一些恢复，从恢复中也慢慢有些發展。楊堅的兒子楊廣繼承皇位，年号大業。在大業年間，由于以楊廣为代表的封建專制皇权無限制膨脹的結果，把剛剛有点恢复的社会生產又很快地摧殘了。楊廣征調全國的人力物力，用去营建城市（如东都洛陽和江都揚州等），挖掘运河（如永济渠、通济渠、邗溝、江南御河等），北防突厥，西征吐谷渾，东征高丽，特别是东征高丽，自大業七年（公元六一一）起，前后三次兴兵，引起了全國各地人民的反抗。更特殊的，是永济渠（北方的运河）一帶，由于大量抽拔壯丁和民佚支援征高丽的战事，加以这一帶又連遭水旱等災，收成不好，这更加重了人民起义的危机。于

是，在高鷄泊地方，便醞釀起反抗的运动來了。

竇建德是个農民，但他不是一个頂下層的農民，是一个鄉村中出头露面的小人物。在征調壯丁征高麗的時候，漳南縣派了竇建德担任了「二百人長」的職務。的確，在鄉村中他是個跟別人來往很多的人，據說他父親死了，就有一兩千人前來送葬。在跟他來往的人們中間，有个農民叫孫安祖。此人被征了壯丁，但因遭水澇，房舍物件都淹沒了，妻兒無處寄養，因此他對抗兵役，拒絕应征。對抗官府是「犯法」的行為，縣官便派人把他抓來，毒打了一頓，孫安祖一怒，就殺死了縣官，犯下了重罪。竇建德對他進行了掩護，並替他聯絡了几百個被難少年，送他們到高鷄泊中。這是高鷄泊起義的起點。這時不僅漳南一地的被難人聚到高鷄泊附近，其他地方上的小股起義者也聚集到這附近一帶來，鄒（今夏津）人張金稱和蔭（「蔭」又作「蔭」，今河北景縣）人高士達各自率領的羣眾力量，就是當時頂主要的兩個部分。那時起義的領袖跟羣眾，彼此不懂得團結的重要，他們反而互相火併。孫安祖不久以後，便被張金稱給併殺了。

這時竇建德虽未直接參加起義，但他跟高鷄泊的人們是保持着密切聯系的。因此，漳南縣官府就將竇建德的全家人口逮來殺害了。這件事激起了竇建德更強烈的憤怒，促使他毅然決然地投到高鷄泊來，在高士達部下充當「司兵」（一種小軍官的名目）。這是竇建德直接

参加起义的开始。此时正是大業七年的年末，他的年齡是三十八歲。作为一个小軍官，他跟普通士兵一起担任劳苦的工作，一同陷陣殺敌，因此很得部下的信賴，在战斗中，部众逐漸增多。不久以后，在高士达和竇建德領導下，活动在漳南、清河一帶的起义部隊，已經是号称数万之众了。

到这里，不能不把当时全國範圍內的总局势來略略叙述一番。大業八年（公元六一二）隋朝專制皇权的集中代表者——楊廣，親率一百余万之众，号称二百万，出征高丽。过鴨綠江后，他帶精兵三十万，在薩水一仗，被高丽自衛的人民打敗了，丢了無計其数的軍需物資，狼狽而回。但这並沒有給予楊廣足够的教訓，他在第二年（大業九年，公元六一三）又第二次出征高丽。正当他兵臨平壤城下之时，他的親信大臣——礼部尚書兼黎陽督运楊玄感却在后方运输的心臟地——黎陽（今河南濬縣）搞起叛变來了。这件事，單就它的發动人的身上看，完全是統治階級的內部斗争；但假如从起事的羣众看，那么主要是为支援高丽战事而征調來的船工和运伕，从这中間也不能不反映出廣大人民反隋的普遍而一致的情緒。楊廣在高丽听到楊玄感叛变的事，又一次遺棄了大批的軍器物資，連夜撤兵回國，集中兵力鎮压楊玄感的叛变。楊玄感支持两个月就敗亡了。但全國各地的農民起义，却从此后如雨后春筍一样地發展起來。楊廣看到这种局势，虽在大業十年（公元六一四）又曾揚言要第三次出征高

丽，但他究竟已經無法支持了，只好一面接收高丽的求和要求，另一方面把他所有可能掌握到的全國兵力，完全用來鎮壓農民的起义运动了。

到大業十二年（公元六一六）时候，全國農民起义的力量，已逐漸匯合为几个較大的集团。杜伏威、輔公祐領導的起义軍，活动在長江下游一帶；李子通領導的起义軍，活动在淮河下游兩岸；徐園朗領導的起义軍活动在山东青、徐、兗三州之地；孟海公領導的起义軍，活动在曹、戴二州之地（按：隋朝的戴州在今城武一帶）；以今河南滑縣境內的瓦崗山为中心，原由翟讓、單雄信、徐世勣等人所經營，后又有李密参加的起义軍，也在中原一帶迅速地發展，即將成为全國起义的最强大力量。此时，高鷄泊这方面的情形，相对地看起來，顯得还不够成熟。当时，他們是由三股力量湊成的，一股是自豆子毓（在今山东惠民縣境，是一片鹽澤地区）起义的格謙；一股是活动在清河的張金称；一股是高鷄泊本地的高士达。当时竇建德虽已升为「軍司馬」，但仍是高士达部下的一个次要首領罢了。促進了高鷄泊起义軍內部團結的，还是在于对敌作战的实际考驗；也正是从这种考驗中，竇建德才成了主要的領袖。

隋煬帝楊廣一再征高丽都不得逞之后，回到他南方的江都（揚州），嚴令河北地方肅清「羣盜」。格謙的部众被隋朝帶領宿衛精兵的將領王世充击败，格謙牺牲了；張金称的部众被隋

朝征高丽的大將楊义臣击败，張金称被殺害了。現在又有涿郡通守郭絢（「絢」讀作「炫」），前來对高士达部進行鎮壓。高士达派遣竇建德主持这次的軍事抵禦。竇建德估計力战不足勝敵，就決定用智謀取勝。他声言已跟高士达决裂，帶領部众向郭絢投降，並願做隋兵前導，直搗高鷄泊老巢。郭絢信以为真，对竇建德不加戒备，在臨近高鷄泊的时候，竇建德突然殺死了郭絢，降服了全部隋朝的鎮壓軍，取得了震动一方的巨大勝利。此时隋朝另一將領楊义臣部，就在不远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向高鷄泊進軍，声言要替郭絢报仇。在怎样对待楊义臣的問題上，高士达和竇建德的意見是有些紛歧的。高士达主張乘勝直接迎击；竇建德主張暫避敌鋒，迂迴作战，以求獲勝。两个人的意見統一不起來，因此这次出征迎敌就由高士达來負全責，竇建德留守高鷄泊，看管老營。不想，高士达稍有小勝，便縱酒高歌，驕傲自滿起來，沒有把眼前的勁敌放在心里，因此对敌情估計錯誤，被楊义臣打得全軍复沒，高士达本人也在战场上牺牲了。竇建德在敗喪之余，收拾余部，迅速舍离了高鷄泊，迂迴作战，乘机攻下了饒陽，在那里聚集並整頓起义的力量。他替高士达發喪，埋死撫生，部众大大擴展，至十余万人。自格謙、張金称、高士达相繼牺牲后，竇建德已成为河北平原上人民起义軍的唯一領袖了。大業十三年（公元六一七）也是隋朝統治的最后一年，正月，竇建德在乐寿（今河北獻縣以南）正式成立了軍政府，設置机关，委派官吏，改元丁丑，称長乐王。从

此以后，竇建德便成为隋末全國起义中一方的領袖，他的勢力範圍也成为起义中一个重要的組成部分了。

在这里又要加叙一筆的，是跟竇建德称長乐王同时，杜伏威、輔公祐在歷陽（今安徽和县）也成立了軍政府；李密、翟讓也在洛口（今河南巩縣东南）筑城，也成立軍政府，李密称魏公，翟讓为上柱國。可見全國範圍的反隋起义自大業七、八年以來，經過六七年的醞釀和發展，已經到达比較成熟和巩固的階段了。

現在，再把話題回到竇建德的身上。假如我們可以把竇建德生平事業划做三个階段的話，那么，在第一个階段中，他所对待的敌人是隋將郭絢和楊義臣；在第二个階段中，他所对待的敌人，是隋將薛世雄；在第三个階段中，他所对待的敌人，是隋將宇文文化及和唐將李世民（就是以后的唐太宗）。現在，我們就要叙述他对待薛世雄的經過，以及这段事迹在当时歷史过程中的意义。

薛世雄出身自北方大族的河东薛氏，山西汾陰人。是隋朝的一員有經驗的老战將。此人曾南征番禺，西征吐谷渾、西域，东征高丽时，他又是一路的指揮；跟高丽妥协后，他就是涿郡的留守。隋朝的涿郡不在現今的涿縣，而在今北京附近。当时，这是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地区，因为第一，在这里囤集着許多准备征高丽使用的粮草、武器和各种作战的工具；

第二，这里是坐鎮北陲的重鎮，向北对于突厥族的关系，向南对于全國政局，都有举足輕重之势。現在，楊廣命令薛世雄利用涿郡的人力物力，向南鎮压以李密为首的瓦崗起義軍。要實現这个陰謀，薛世雄的軍隊，必須通过竇建德的駐在地区，而这对于剛剛巩固起來的竇建德起義集团說，是一个很大的威脅。为了保衛自己的起義力量，在客觀上也是保衛瓦崗山全國起義的司令台，竇建德下定決心，要消滅这枝隋朝在北方殘余的强悍兵力。他又一次使用智謀。他揚言自己懼怕薛世雄老將的威風，就要躲到海濱的豆子齷去了，情願讓出一條路來，而实际上他却早已安排好迂迴作戰的騎兵，准备向薛世雄進行偷襲。这年七月，薛世雄統兵南下，一路無阻，行到河間的七里井地方扎營。此时竇建德的大營扎在七里井以南相距一百四十里的地方，探知敌人戒备不嚴，竇建德当机立斷，親率敢死隊二百八十人襲击敌人，同时命令大隊人馬續發应援。他們在黑夜中急行軍，黎明时到达七里井，当时漫天大霧，对面不見人，竇建德所率領的二百八十个壯士殺入敵營，展开了白刃战。薛世雄部众措手不及，大營秩序混乱，自相踐踏，各圖逃命。薛世雄对自己部隊不能約束，只得率親信衛士数十騎逃回涿郡去了。不久以后，这个隋朝最后的一名驍將、六十三歲的薛世雄便死了。竇建德通过這場战斗，俘獲了很多有用的物資，壯大了自己的軍威，擴大並巩固了自己北面的勢力范围，在客觀上也保衛了瓦崗軍的勝利。同时，經過這場战役以后，竇建德所率領的起義

力量已發展到不僅限于一方的勢力，它已和瓦崗起義在當時情勢下具有鼎足而立的意義了。

薛世雄死后，在河間城內留下了一個困守一隅的王琮，他是河間郡郡丞。竇建德派兵包圍河間整整一年的工夫，王琮弄得狼狽不堪，糧絕援斷，正在沒有辦法之時，聽到隋煬帝楊廣已在江都被他的親信部下宇文化及殺死了，無法之余，王琮才向起義軍投降。從接受王琮投降的事件開始，竇建德表現出自己做大皇帝的气息越來越濃厚，起義領袖的气息便相對地越來越淡薄了。原來竇建德雖然從他的出身看，是一個農民，但在舊時代中，廣大農民由於被剝奪了受教育和接觸文化的機會的原故，不可能有自己階級的獨立的階級意識，有時還不能不接受統治者的意識來作為自己的意識。例如竇建德，他就是個滿腦子充滿着封建正統主義信條的人，如什麼「忠」、「孝」、「信」、「義」等等，他不但不能把這些道德項目提到對起義軍有利的方面來，相反，他完全按照統治者麻醉人民的口气，天天在講，也天天在實踐。例如對待王琮，羣眾是要殺他洩憤的，但竇建德不允許，說不能失「信」于他。後來，他在對待許多其他隋朝文武大臣，以及再以後他在對待唐朝的文武大臣時，也都是同樣地固執在這些封建正統主義的教條上，替他所領導的起義事業，帶來了很多的損失。

現在讓我們掉轉筆頭，把唐的興起過程來略略地敘一敘。這樣做是有必要的，因為在當時局勢的逐漸演變之下，唐政權越來越成為竇建德起義軍政權的面對面的敵手了。唐朝的統

治者姓李，自北魏以來，这个家族因軍功起家，成为一个軍事性的世襲貴族家族。隋煬帝楊廣時候，李淵是太原留守，襲封唐公，後來由他父子建立的这个皇朝，國号叫唐，即由此而來。隋末天下秩序大亂，李淵父子們便在太原商量起兵，夺取政权。他們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他們的事業，是有一定条件的。第一，他們是軍事貴族，多少年來帶兵打仗，積累了一些使用政治策略和軍事策略的經驗，在这一点上，他們跟農民軍对比起來，是佔先的。第二，在中古時候，「封建正統」在一般羣眾的心目中还是頑固的一种信念，譬如說，隋原來是「正統」，楊廣被殺以後，誰來代替这个「正統」呢，有的人就把这个信念寄托到李密的身上，因為他是魏國公的傳統；有的人就把这个「正統」信念寄托到李淵身上，因為他是唐國公的傳統。这种在今天看來顯然是極不覺悟的羣眾心理，在当时也还能起一定的作用，它使李淵父子可以利用了去，制造一种「天下人心归唐」的政治空气。

更具体一点來說。李淵父子在太原商量起兵，他們首先看到關中之地和長安一城，無論在全國的經濟情況下，或者在政治情況下，都應該首先拿過來，抓在自己手里。因為長安一城，在政治意義上是不亞于東都洛陽的，仿佛誰佔領了它，誰就可以為「天下之主」；關中之地，自北周以來，就是府兵均田的典型地區，那也就是說，這一帶地區上的統治者，曾經較長期地料理出一套統治人民、剝削人民的比較完整的系統，按戶口配給人民土地，按戶口向

人民征收租賦，按戶口叫人民出丁佚去替統治者打仗。这个系統，曾經對李淵父子統一全國的事業起過不小的作用。其次，李淵父子對於全國各地的起義力量，特別是較小規模的起義力量，也很懂得去利用。在這一點上，他的唐公貴族身份曾起過一定的作用。由於農民們分散的特點，不同勢力之間不懂得彼此團結，有時甚至相互火併，這更增加了李淵父子利用農民起義力量的可能。譬如說，在太行山地區的井陘地方有一枝農民軍起義力量，首領叫王君廓，李淵父子從很早時候就籠絡住了這枝力量，使它成為唐政權鉗制山東平原上各種力量的一個崗哨。再譬如，在黃河北岸的黎陽（今河南濬縣）地方，有個大地主出身、參加瓦崗軍起義的人物，就是徐世勣。此人後來成為唐朝的開國功臣，賜姓李，避李世民「世」字的諱省去「世」字，改名李勣，也就是演義小說和戲曲中的徐茂公。徐世勣在當時是中原一個實力集團的首領，在李密跟王世充作戰失敗之後，他成為了一個一時無所適從的社會力量。李淵父子即刻發現了他，跟他取得了密切的聯繫，並從而爭取了他，使他和他的集團成為唐政權在黃河北岸的最初的據點。

李淵父子不僅僅善於利用起義力量，他們也善於利用割據力量。譬如說，在今河北省的北部一帶（當時叫做漁陽、上谷），有個軍閥叫羅藝。在民間傳說和戲劇中，人們說羅藝是瓦崗將領羅成（士信）的父親；在史料中，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羅藝較長期盤踞幽州

一帶，在大軍閥薛世雄被竇建德打敗以後，跟薛世雄的兩個兒子薛万均、薛万徹聯合起來，成為一個孤立一方的割据勢力。竇建德感到這個割据勢力是自己的威脅，曾親率十萬大軍前往攻打，雙方堅持一百多天，竇建德的起義軍始終沒有拿下幽州來。竇建德乃決定暫且解圍回來，慢慢設法對付。這又給了李淵父子一個機會，立刻使用政治手段前去拉攏，結果羅藝、薛万均、薛万徹見隋朝的大勢已去，乃棄隋投唐。這樣，唐政權在北部國境、毗鄰突厥的地方，又建立下了自己的勢力範圍。根據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以李淵父子為首的唐政權，在它最初建立的一兩年之內，就已經環繞着竇建德起義政權勢力範圍的四周，各方面布置了力量，北方是羅藝；西方是王君廓；南方是徐世勣；東方呢，除兗州的徐園朗和曹州的孟海公這兩枝較大的農民起義力量不肯投唐以外，其餘較小股的起義力量如齊州的王薄（他是隋末起義的最早發動者）、濰州的慕容順、青州的鄭虔符等人，也都接受了唐政府「遙封」的總管官職，成為唐家的勢力範圍了。

現在，我們再繞回來，繼續敘述我們的本題，看一看竇建德在唐政權已經在他四周逐漸部署力量的情況下，作了一些怎樣的活動。他建都在樂壽，筑了金城宮，設置了百官，訂定了各種制度，當時士大夫階層的所謂「名流」張玄素、宋正本等，都替他策劃計謀。這些士大夫分子尽了種種努力，企圖按照封建帝王的規格去影響竇建德，去改變竇建德；而竇建德

本人的封建正統主義思想，也成為可以接受這種影響和改變的內在條件。這些士大夫分子製造了五鳳集于樂壽的「祥瑞」使竇建德把年號改為「五鳳」；他們又製造了什麼玄珪（黑色的玉石）的「祥瑞」，證明竇建德跟古代的夏禹有着一樣的「天命」，乃改國號叫「夏」。從此以後，竇建德便通常被稱呼作夏王了。

在這期間，又發生了宇文文化及的事。宇文文化及原是隋煬帝楊廣屬下的一名親信軍官，在江都揚州他看到隋朝的大勢已去，就叛變了隋，殺死了楊廣，接收了皇室在江都的一切物資和人員，帶着他們渡過淮河，取道徐州，企圖西取東都洛陽和首都長安，好創立他自己的正統。走到現在曹州一帶，由於缺乏糧食，他們繞道黎陽（今河南濬縣）想去劫奪倉米，不料被李密的瓦崗軍擊潰了。這個殘破的集團，走到聊城地方，最後被竇建德部的農民軍全部解決了。竇建德依然是使用了封建正統主義的原則去處理他們，他把作為隋朝叛臣的宇文文化及處死了；他對楊廣的主妻蕭后非常客氣，給予種種優待，最後還答應把她送到突厥去，因為她的女兒義成公主是突厥可汗的妻子；除此以外，竇建德還大批地錄用了一些隋朝的「重臣」如裴矩、崔君肅、何稠、柳調、虞世南、歐陽詢等，更進一步擴大和巩固了夏國的政權。這會發生兩重互相結合的作用，一方面，這些人都是當時全國最高水平的學者和官吏，他們參與了夏國的政權，對於夏國的聲望和某些政治措施，都有幫助和貢獻；但另一方面，